

新校資治通鑑注十五



宋司馬光撰

宋遺民胡三省注

章鈺校記

新校資治通鑑注

第十五冊 正書卷二七四 至卷二九三

二百九十四卷 序錄一卷

目次一卷 附進書表等一卷

後序一卷

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

後序一卷

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一卷

世界書局

新校資治通鑑注／（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

章鈺校記

--一版--臺北市：

世界，2009.05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323-1（全套：平裝）

1. 資治通鑑 2. 注釋

610.23

98007715

新校資治通鑑注

第十五冊

621-0521

著者／（宋）司馬光

發行人／閣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九三一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〇二）二二二一—三三三四

傳真／（〇二）二二二一—七九六三

網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〇年六月一版十五刷

定價／台幣一三〇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
後 學 天 台 司馬光 奉敕編集
胡三省 音 註

後唐紀三起旃蒙作噩（乙酉）十一月，盡柔兆闍茂（丙戌）三月，不滿一年。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乙酉、九二五）

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于七里亭。亭去成都城七里，因以爲名。蜀主入妃

嬪中作回鶻隊入宮。效回鶻曳隊以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按五代會要，梁開明元年改洛陽宮

貞觀殿爲文明殿。貞觀殿，洛陽宮前殿也，唐昭宗遷洛後更名。今蜀亦有文明殿。蜀宮倣唐宮之制；意文明，唐末殿名

也。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

戊戌，李紹琛至利州，脩桔柏浮梁。桔柏浮梁爲蜀所斷，故脩之以濟。昭武節度使林思謬先棄

城奔閬州，蜀置昭武節度於利州。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三十五里。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

劍州，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利州一百九十里。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

降。蜀置武信軍於遂州。

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勞力到翻。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杖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涓，圭淵翻。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

李紹琛進至綿州，九域志：劍州西至綿州二百八十里。倉庫民居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

梁，斷，丁管翻。綿州謂之左綿，以綿水逕其左故也。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

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降，戶江翻；下同。若俟脩繕

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近關，即謂鹿頭關。折，之舌翻。儻延旬浹，則勝負

未可知矣。」言深入之兵利於飄忽震蕩，難以持久。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從，才用翻。

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九域志：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居三日，

後軍始至。

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遺，唯季翻。曰：「公來吾卽降。」或謂嚴：

或謂嚴者，或以人語嚴也。「公首建伐蜀之策，事見上卷上年。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

從，欣然馳入成都，九域志：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

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乘，登也。去，羌呂翻。

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草降書，降表以上皇帝，降書以達軍前。鐸，口駭翻。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

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翰、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尙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金馬坊在成都城中，以有金馬碧雞祠，因而名坊。又有碧雞坊。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妓，渠綺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

辛亥，繼岌至德陽。九域志：德陽縣在漢州東北八十五里。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已奉表降唐，不敢稱西宮，故稱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宗弼之獻，繼岌之留，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都統，繼岌也。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按薛史，升遷橋在成都北五里。蜀主白衣，銜

壁、牽羊，草繩繫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衰倉回翻。櫬，初覲翻。空棺爲櫬。號，戶刀翻。繼岌受壁，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唐昭宗大順二年王建取蜀，至衍而亡。

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考異曰：實錄：「

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薛史因之。按唐軍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止七十日耳。實錄、薛史

誤也。得節度十，武德、武信、永平、武泰、鎮江、山南、武定、天雄、武興、昭武凡十節度，西川爲蜀都，不與也。州六

十四，歐史職方考：前蜀所有益、漢、彭、蜀、綿、眉、嘉、劍、梓、遂、果、閬、普、陵、資、榮、簡、邛、黎、雅、維、茂、文、龍、

黔、施、夔、忠、萬、歸、峽、興、利、開、通、涪、渝、瀘、合、昌、巴、蓬、集、壁、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五十三州而已。

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繒，慈陵翻。

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箸，遲倨翻。曰：「是老夫之過也。」高季興勸伐蜀見二百七十二

卷元年。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梁震之料莊宗，如燭照數計。安不〔章〕十二

行本無「不」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知其不爲吾福！」荆南之福則未聞也。以三郡之地介乎強國之間，惴惴

僅能自全，何福之有！

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爲菟裘之地，衡麓，衡山之麓也；山足曰麓。左傳：

魯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馬殷言將致事而歸老於衡麓，聞蜀亡而懼也。菟，同都翻。願上印綬以保餘齡。」齡，

年也。〔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上，時掌翻。上優詔慰諭之。〕

平蜀之功，李紹琛爲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數所角翻。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楸相從，樸，蒲木翻。楸，蘇谷翻。樸楸小木，以喻董璋小材也。反咕囁於郭公之門，咕，叱涉翻。囁，而涉翻。咕囁，細語也。謀相傾害。吾爲都將，帝命李紹琛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爲左廂虞候，故云然。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爲東川節度使，考異曰：莊宗實錄：十二月丙寅，以靜難節度使董璋爲東川節度副大使。」又康延孝傳云：「郭崇韜除董璋爲東川節度使。延孝與華州節度使毛璋見崇韜，請以工部任尙書爲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不及二旬，崇韜爲繼岌所害。」按大軍以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巳入西川，至十二月八日丙寅除董璋東川，凡十日；明年正月八日殺崇韜，至此凡六十日，而云「不及二旬崇韜遇害」，日月殊不相合。蓋十二月丙寅崇韜始表璋鎮東川之日耳，非降制日也。云「不及二旬」亦恐誤。解其軍職。解董璋軍職，則李紹琛不得以軍法令之，此崇韜之所以保護董璋者也。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冒，莫北翻。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尙書有文武才，宜表爲帥。」任圓時以工部尙書參預軍機。帥，所類翻。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

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爲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索，蘇各翻。索然，言寂實也。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妓，渠綺翻。

遺，唯季翻。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塵之塵翻。從襲等益不平。

王宗弼之自爲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爲節度使，崇韜陽許之，考異曰：實錄、薛史皆云崇韜以

蜀帥許之，按崇韜有識略，豈可與大兵取西川，反以與宗弼乎！此庸人所不爲也。蓋於時宗弼尙據成都，崇韜恐其悔而違拒，故陽許之以安其意耳。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帥，讀曰率。從襲

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橫，戶孟翻。今又使蜀人請己爲帥，帥，所類翻。其志難測，王不

可不爲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郭崇韜官侍中，故繼岌稱之。雖，力智翻。豈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

崇韜互相疑。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爲李紹琛反張本；自初帝遣李從襲從繼岌以下，爲殺郭崇韜張本。

會宋光祿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誣殺宋光嗣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斬之，犒，苦到翻。斬，居歛翻。士卒怨怒，夜，縱火誼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己已，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皆數其不忠之罪，數，所具翻。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

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年六十四。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汀州民

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監，古銜翻。

癸酉，王承休、王宗洎至成都，十月自秦州上道，爲始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擁

強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以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

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召之至洛陽而後赴

鎮。爲孟知祥據蜀張本。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段徊

必宦人也。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郭崇韜薦張憲爲相，帝欲用之，故段徊等云然。今

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更，工衡翻。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

不爲重也。」乃徙憲爲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尹知留守事，非正爲留守也。以戶部尙書王正言

爲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爲鄴都監軍。後唐武德使本掌宮中事。

明宗時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是其證也。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

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詔事之。爲王正言、史彥瓊不

能守鄴都張本。

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爲親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近，其斬翻。

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梁

滅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厭，於鹽翻。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

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漕，水運；輦，陸運。澀，色立翻。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

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通。九域志：洛陽上東門、建春門皆爲鎮，屬

河南縣，蓋喪亂丘墟，非復盛唐之舊也。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

採蔬於野，百十爲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

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自白沙至龕澗，其地皆在洛

陽東。按薛史李愚避難居洛，表白沙之別墅。龕澗近伊闕。從，才用翻。龕，苦含翻。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

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僵居良翻。壞，音怪。撤其室廬

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7 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見賢遍翻。更，工衡翻。

8 長和驃信鄭旻遣其布燮鄭昭淳求婚于漢，漢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卽唐之南詔

也。唐末，南詔改曰大禮，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會要曰：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衍所得蠻俘數十，以天子命令使人入

其部，被止於界上，惟國信蠻俘得往。續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

其紙厚硬如皮，筆力道健，有詔體，後有督爽陀酋、忍爽王賈、督爽彌勒、忍爽董德義、督爽長垣緯、忍爽楊希燮等所署。

有彩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筑詞，頗有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遜。

9 成德節度使李嗣源入朝。

10 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待甚厚。

11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尙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量，音良。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折納，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紐數而科配之也。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卽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12 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誓之以三辰而終殺之，非信也。

13 庚子，彰武、保大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梁貞明四年，高萬興兼鎮鄜延。唐以延州置保塞軍，改爲忠義軍，後唐改爲彰武軍。鄜，保大軍。以其子保大留後允韜爲彰武留後。

14 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謂吳近在淮南，不宜使之知中國虛實。上，時掌翻。乃止。

15 辛亥，立皇弟存美爲邕王，存霸爲永王，存禮爲薛王，存渥爲申王，存乂爲睦王，存確爲通王，存紀爲雅王。

16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驃馬亦不可乘，驃，食陵翻，特

馬也，以喻宦官。史炤曰：「犒，音戒；俗呼扇馬爲改馬，卽犒馬也。」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去，羌呂翻。呂知柔竊聽，聞之，呂知柔時爲都統牙通謁。由是宦官皆切齒。

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旣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宦官固可疾，然天子使之將命，敬之者所以敬君也，烏可倨見哉！唐莊宗使刑臣將命於大臣非也，郭崇韜倨見之亦非也。嗚呼！刑臣將命，自唐開元以後皆然矣。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饒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己爲蜀帥；帥，所類翻；下同。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爲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語，牛倨翻；下語之同。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及之死。

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他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稱，尺證翻。復，扶又翻。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爲朕誅之。」爲，于僞翻。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

他志則遣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許之。

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復，扶又翻；下后復同。衣甲庫使，盛唐無之，蓋帝所置，亦內諸司使之一也。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觀莊宗所以命孟知祥、馬彥珪者如此，就使李從襲等不以劉后教行之，崇韜得東還，亦必不能自全矣。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說，式芮翻。「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上當斷不斷，言帝詔旨持兩端，無決然使殺崇韜之命。斷，丁亂翻。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成都至洛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見舊唐書地理志。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縣西，杜少陵詩所謂「暮投石壕村」者也。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鎮。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孟知祥倍道而行，非能救郭崇韜之死也，恐崇韜死而生他變耳。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都在馬殷府，其位任在行軍司馬之上。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幾，居豈翻。高郁佐馬殷治湖南，巧於使民而民勸趨於利，蓋學管子之術者也。

18 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瑫，土刀翻。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嫌其居越而兼吳國之名。不受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 諱嗣源，應州人。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電，鴈門都將。帝少名邈，信烈，

太祖養以爲子，乃姓李，名嗣源，卽位後改名亶。

天成元年(丙戌、九二六)是年四月方改元，見下卷。

1 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暉、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2 河中節度使、尙書令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梁之乾化二年，朱友謙卽以河中附晉，故自恃故舊。自附晉之後，晉王與梁人戰於河上，汾，晉無後顧之虞，以此爲有功。帝待之厚，亦以此自恃。苦諸伶宦求

勻無厭，厭，於鹽翻。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強於蜀者，從，才用翻。倔，其勿翻。強，其兩翻。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郭侍中，謂崇韜。功高，以其有滅梁、蜀之功，非己之所能及也。讒人，指伶宦也。癸亥，繼麟入朝。

爲繼麟得禍張本。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部署行留已定也。是

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垂發，猶言臨發也。彼無算端，安可爲此

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復，扶又翻。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

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途爲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

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搃

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搃，則瓜翻。郭崇韜蓋與二子俱至繼岌所，故同時見殺。外人猶未之知。

都統推官滄璋。十二行本「滄」作「饒」；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

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

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去，羌呂翻。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以蠟摹刊爲中書省

印，以印敕書而宣之也。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滄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

張礪爲崇韜府掌書記。史言其事府主能始終。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4. 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爲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

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人皆謂帝克蜀而不察蜀之所以亡，故不旋踵而

敗；不知此乃帝氣習也，觀諸李存賢、周匝之事可見。

5. 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

史言孟知祥之才，所以能有蜀。犒，苦到翻。

6 閩人破陳本，斬之。陳本圍汀州，見上年十二月。

7 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女真始見於此。其國本肅慎氏，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五代

時始號女真。女真有數種，居混同江之南者爲熟女真，江之北者爲生女真。混同江卽鴨綠水。恐唐乘虛襲之，戊

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好，呼到翻。

8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此郭崇韜諸子之在洛陽者

也。說，讀曰悅。於是朝野駭惋，朝，直遙翻。惋，烏貫翻。羣議紛然，帝使宦者潛察之。保大節度使

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者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爲崇韜稱冤，去，

羌呂翻。爲，于僞翻。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

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

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歐史作「圍

其館」，蓋謂朱友謙無私第在洛陽也。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唐昭宗之遷洛也，車

駕由徽安門入宮。唐六典：東都北面二門，東曰延喜，西曰徽安。朱友謙賜姓名見二百七十二卷元年。友謙二子，

令德爲武信節度使，令錫爲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

錫於許州，唐置忠武軍於許州，匡國軍於同州，至梁之時兩易軍號，後唐滅梁，皆復其故。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